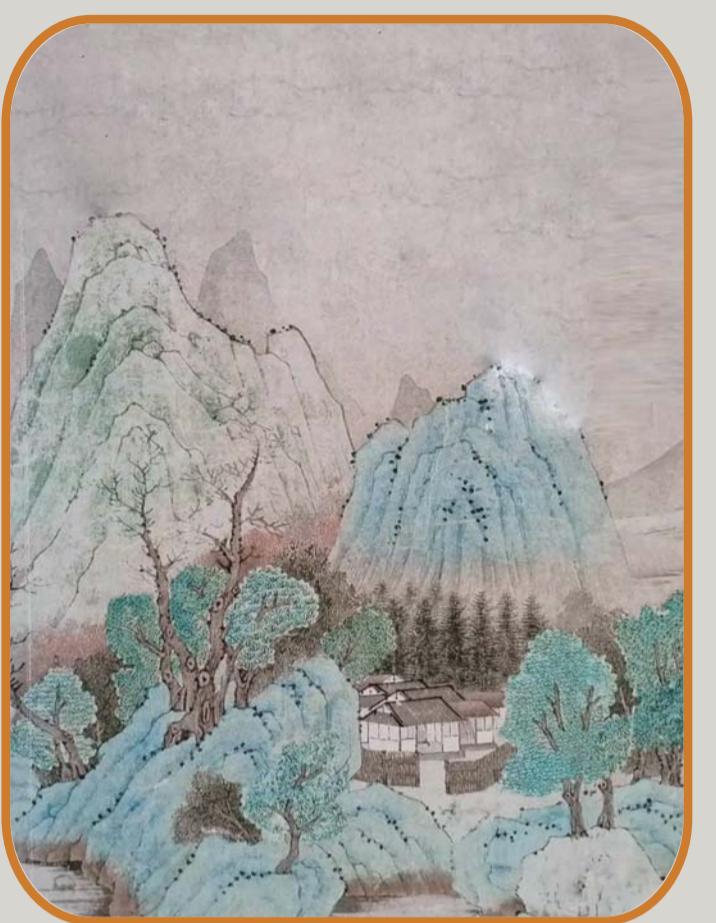


【文化杂谈】

黄宾虹论画



□肖复兴

北京出版社最近出版新书《黄宾虹论画》，收有《古画微》《宾虹论画》《画法要旨》。其实，三部都是旧书，距今有百年左右历史。其中，《古画微》1925年出版，今年正好百年。《古画微》最值得一读，文简内丰，从上古到晚清，一部中国绘画简史，有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之风。足见黄宾虹先生博览历代古画之后对史的流淌轨迹的深悟，实乃非自己晕染笔墨而不得的知味之言，为学院派研究者所不逮。

对于我这样的美术门外汉来说，对黄宾虹所言关于绘画史分期或画派的形成、发展等，并不大懂，但其中挂角一将带出好多画家逸事，以及画家的自我言说，还是颇对胃口，使我饶有兴趣。这也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史论的特点之一，让史有论也有事有细节，姿态摇曳，而非从理论到理论。

兹举几例：

两汉时期，汉明帝在文武百官外，设立画官。前朝曾有史官，画官乃首立。汉明帝召画家入官，将班固、贾逵所著史书中史事，命画家画之。史官、画官联手“双打”。

魏晋六代，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《孝经》，依然有画家为之图解作画，“犹意存考证名物，辅翼经传，有汉明帝之遗风。”

三国时期，亦有画家将“溪中赤龙，写之以献孙皓，更假借神物以神其技”。

唐代，唐太宗命画家阎立本为林中猎物、池里异鸟作画；唐明皇命画家吴道子和李思训为其所思三百里嘉陵江作同题画。

足见命题作文由来已久，绘画从来不是纯粹的笔墨丹青。

南宋画家梁楷却是另一类，“画院待诏，赐金带，楷不受，挂于院内，嗜酒自乐。号曰梁疯子。”

元代画家吴镇，“藐薄荣利，村居教学”，慕名登门求画的人很多，他却闭门静坐，放着来钱的机会而不顾。妻子生气地说他，你怎么不学学人家盛子昭，赶紧画画卖钱？他说妻子：“你太俗气，五百年之后，我名噪艺林，他盛子昭当入市肆！”如此远避尘嚣、鄙薄名利，黄宾虹说吴镇的画“无一点点市朝气”。

明代，明宣宗喜欢绘事，自己也常

作画，延汉明帝之传统，也成立皇家画院。宣德初年，他召画家戴进(字文进)进宫入画院。这是多少画家梦寐以求的光耀之事。一日，戴进在仁智殿作《秋江独钓图》，画中独钓的渔翁身着红袍，作品立意独特、笔法精巧。此画一出，举座皆惊，当宣宗正在观看这幅《秋江独钓图》时，另一位画家谢廷循却斥之鄙野，进言说：“大红是朝官品服，钓鱼人安得有此？”于是，宣宗再不看戴进的画。自此，“文进寓京大窘，门前冷落，每向诸画士乞米充口。”而谢廷循“则时所崇尚，曾为阁臣作大画，遣文进代笔。”这就有点过分了，让人代笔，还要命遣，高高在上。戴进辞归，宣宗再次召见，他躲进庙里没去。尽管黄宾虹先生最后说戴进“身后名愈重而画愈贵”，但这毕竟是日后之事。

元代画家倪瓒(号云林子)，中年得到前辈、五代画家荆浩的一幅精品《秋山晚翠图》，如获至宝，特意建了一座清閟阁，将画高高悬挂于阁内，“时对之卧游神往，常至忘膳。”代际的传承，需要眼光，也需要虚心和对绘画艺术的敬畏之感。黄宾虹高度评价倪瓒，说他“无市朝尘埃气，元际高品第一”。又说：“元人犹可学，云林不可学。其画正在平淡中出奇无穷，直使智者息心，力者丧气，非巧思力索可造也。”这话说得疑似过头，却道出了黄宾虹的真心喜欢。作史者，有的四平八稳，有的则“才雄气逸，花吐云飞”。

清初，王石谷(王翚)和恽寿平都是大画家。在当时，王石谷号称清初“四王”之一，名气似乎更大一些。他比恽寿平年长一岁，被尊称为“画圣”。恽寿平看王石谷画上的题跋写得不行，劝王多加勤学，并反复讲论，甚至对其呵斥：“务令自爱其画，勿为题识所污。”同行之间，这样直率而真诚的批评，让人汗颜。不只是画界，许多领域的同行之间，都很难有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。

如此《古画微》，用黄宾虹书中说的话是“尤得心印，揽其精微”，方能做到这样微史不微，无微而难得史深，而颇多画外之意、文中之味。当然，黄宾虹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方才克臻于此——这是黄宾虹论元人画时说的话，用在他自己身上，也正合适。

(作者为著名作家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)

□雨茂

暑假到铁岭探亲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听闻铁岭县大甸子镇当铺屯村建有“东北抗联第一军西征史陈列馆”，我决定前往。

长空一碧，凉风习习，当日最高气温29摄氏度，正是出行的好天气。从铁岭市区驾车沿铁长线向东南方向行驶，约40公里即到当铺屯。此地系东北水镇，风光旖旎，气候宜人，南依葱郁苍翠的青龙山，三面都是开阔的青纱帐，凡河蜿蜒向西穿过村庄，流经铁岭城南，再折向西北，汇入滔滔辽河。

查阅电子地图，当铺屯村东边毗邻鸡冠山乡，南与抚顺市接壤。陈列馆坐落村中，院中伫立“民族魂”群雕，有杨靖宇、王仁斋等抗联将士雕塑，红色门额上“还我河山”四个大字苍劲有力，令人心生敬仰。陈列馆占地约50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280平方米，宛如一座历史宝库，承载着无数尘封的记忆。

陈列馆分为“辽北沦陷”“义勇风云”“还我河山”“夺取胜利”“光耀千秋”五部分。走进馆内，一股庄重肃穆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这里虽名为“东北抗联第一军西征史陈列馆”，但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铁岭当地“抗日救国军”及“铁岭东山义勇军”的珍贵史料。

史料记载，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东北讲武堂学员陈爱国与几位战友一起在铁岭县鸡冠山的长寨子、榛子岭一带成立“抗日救国军”，以榛子岭、龙王顶等险要山地为依托，报号“爱民”，举旗抗日。陈爱国是外乡人，当他得知当铺屯人崔德生在大甸子、鸡冠山地区很有名气，力邀其加入“抗日救国军”，报号“保国”，意为与“爱民”共同保国安民。陈爱国回老家后，队伍由崔德生领导，吸收本地村民张士林、崔洪君、陈修政等骨干成员加入，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，在榛子岭一带坚持抗日。崔德生后来加入赵亚洲组织的“抗日总队”，被委任为第九大队队长。1932年3月，崔德生带领部下参加了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领导的攻打奉天(沈阳)的战斗。

“铁岭东山义勇军”成立于1931年12月，方振国是主要领导人之一，他在铁岭开原组织了1000余人的“抗日救国义勇军”，并随其他抗日武装一起进攻奉天。攻城失利后，方振国率部转移到铁岭东部山区的鸡冠山、白旗寨一带，与赵亚洲领导的“抗日总队”合并，共同抗日。1932年4月，时任东北义勇军第36路军司令的方振国，遭日伪武装围剿，牺牲于前施堡村。此后，赵亚洲与杨靖宇率领的抗日联军取得联系，继续坚持抗日斗争。依据历史，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和基础，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对义勇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整合和发展。

(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徐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)

陈列馆中最重要的史料是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两次西征。第一次始于1936年6月28日，由第一师担负重任，因遭遇日伪兵力围追堵截而未达成预期目的，但其间取得了摩天岭大捷。1936年11月，杨靖宇在桓仁县召集会议，决定由抗联第三师进行第二次西征，组织骑兵部队快速突向铁岭、法库一线，越过中长铁路和辽河，挺进热河，与关内红军取得联系，进而找到党中央。11月下旬，第三师西征部队400余人挥师西进，一路克服艰难险阻，冲破敌人严密封锁，经过清原、铁岭，穿过中长铁路，于12月下旬到达辽河东岸的石佛寺一带。因气候反常，辽河没有封冻，水流湍急，加之敌人在渡口布下重兵，部队强渡未果，只能撤回。

我查看了展板上的第二次西征路线图，西征进攻路线经由当铺屯东边的鸡冠山，回撤时一部经由当铺屯进入广袤的长白山地区。两次西征虽然经历了艰辛的历程，但充分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，极大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，在东北抗联战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管理员得知我们从外地来，建议我们顺路可去10公里外、被誉为山谷碧池的榛子岭水库游览。中午时分，我们把车停在榛子岭水库管理局大院，沿柏油公路走上水库大坝。这里是凡河上游，拦河大坝位于水库的西北部，高约36米，大坝下有水电站。背水面护坡上镶嵌着五个白色宋体大字——“榛子岭水库”，单字边长约7米，从数公里外就可以看到。

此地系长白山余脉，从大坝上四望皆山，西有榛子岭，南有龙王顶，东南水库边壁立海拔约800米的鸡冠山，再向东南就是白旗寨。八九十年前，这里广袤的山区曾是抗日英雄们生活和战斗的地方。往东看，水天澄澈，天蓝如青瓷，几片白云闲散地飘浮，宛如孩子们手中的棉花糖。阳光泼洒下来，在水面上碎裂成无数金鳞，闪闪烁烁，让人不敢久视。水库躺在群山怀抱中，安静得像一面巨大的青铜镜。周遭的山并不险峻，多是土山，连绵起伏，草丰林茂，深绿色的植被倒映水中，水便被染成了碧玉。

太阳正当头，我们却感觉酷热，水库周遭的温度似乎较他处低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清涼气息和浓郁的草木香味。远处，一叶小舟漂在水面，舟上人影模糊，仿佛山水画中的点缀，亦真亦幻。偶有飞鸟掠过水面，翅尖点起涟漪，一圈圈荡开，直至消失不见。

榛子岭水库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，聚凡河之水，灌万顷良田。时间的长河吞没了无数往事，又滋长着新生。希望有更多的人铭记东北抗日这段历史，因为它是中华民族永久的伤痛和不屈不挠的抗战记忆。